



黑寶石

鄭文光著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142

716
5033
21000

718.4
661



黑 宝 石

鄭文光著

吳為插圖、裝幀

*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5號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787×1168 1/32 1 5/8 印張 22,000字

1956年7月北京第1版 195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29,000

統一書號: R 13056·2

定價(3)一角二分

黑 宝 石

鄭 文 光 著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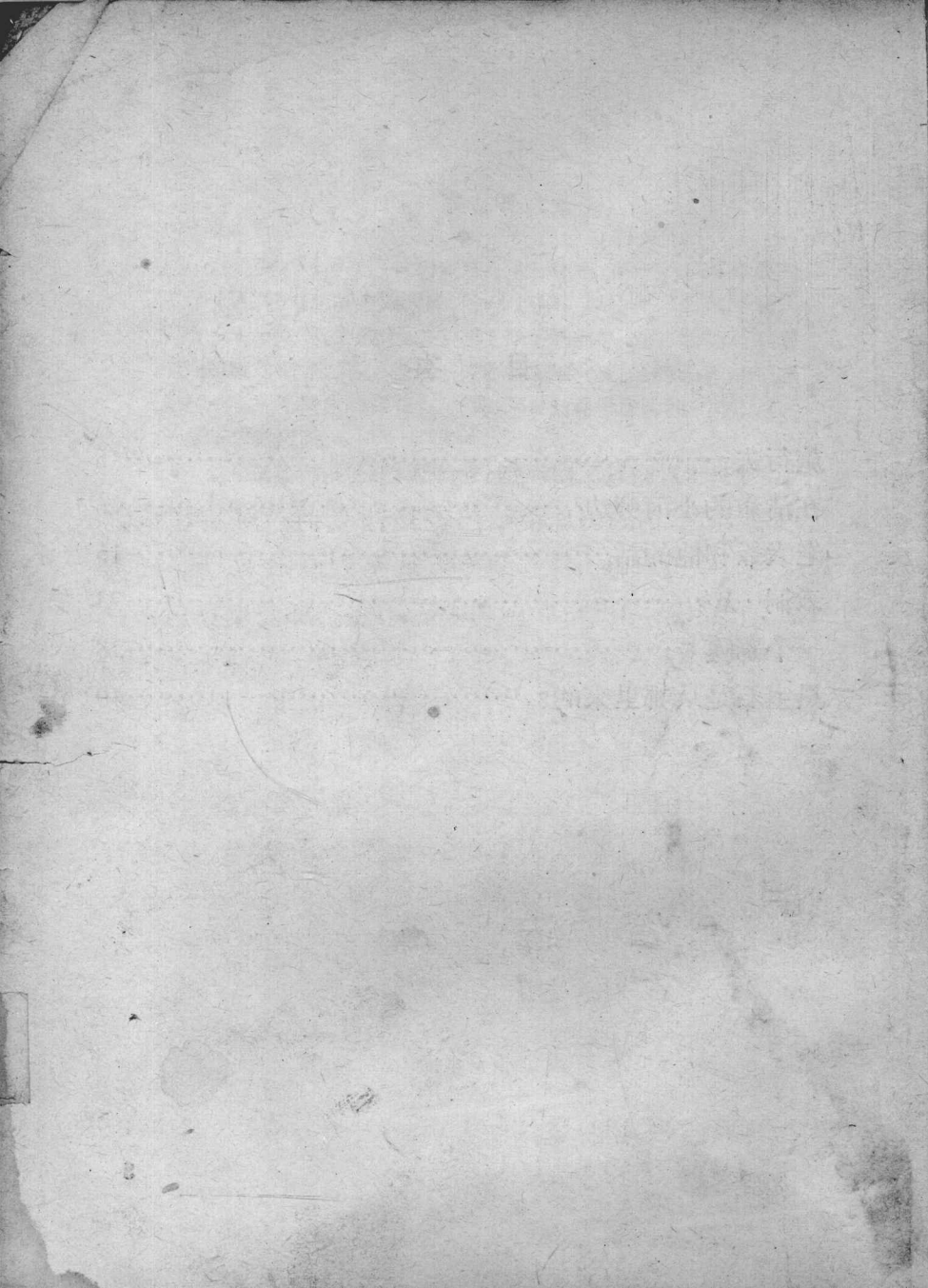
內 容 提 要

六个少先隊員在假日到野外去采集标本，在一个小河边發現了煤塊，他們幻想能為國家找到一个煤礦。以后听一个过路老人說山上有云洞，会發光，这引起了孩子們的好奇心，他們又幻想能為國家找到“宝贝”。經過一段曲折艰难的歷程，終于在这个洞里找到了一个黑色的怪石头。帶回來經過科学家鑒別才知道是天上掉下來的隕石。

这个故事啓發兒童大胆幻想，勇敢追求知識；也告訴兒童有关采集标本的知識和天文常識。

目 次

旅行去.....	5
在清澈的小河旁边.....	6
老大爺和他的話.....	15
云洞.....	23
一个驚嘆号.....	38
黑宝石是从哪里來的？	40



旅行去

我們地質小組決定去旅行一次。

今年春天過去得特別快，已經是初夏時光了。楊柳已經披上了綠色的衣裳；燕子也早已從南方飛回來了。動物小組把蝴蝶和各種甲蟲的標本貼滿了他們那個生物角。一下課，那陣嚷呀，就像生怕人家不曉得他們干了什麼似的。咳，這有什麼了不起的！等着瞧吧，我們要采集一整箱礦石回來，非得教他們看着眼紅不行！

星期六的晚上，我們在教室一個角落里嘀咕着（我們把這叫作“籌備會議”）。輔導員（她是地質學院的學生）沒有來，却托人捎來一張條子，上面寫着：“同學們，團支部分配我去做一件突擊工作，明天的旅行你們自己去吧。”

還沒念完呢，大伙就嚷開了。

“這怎麼行，她要是不去，我們連石頭子也撿不到一顆哩。”

“干脆我們改期得了！”

“下星期又得准备考試了，改到哪一天去呀？”

“找不到礦石才丟臉呢！”

我（那陣子，我剛当选上地質小組的組長）使勁拍着巴掌，讓大家靜下來：

“同學們，別囂囂，難道我們是小孩子嗎？”

“當然不是！”大伙齊聲說，那聲音真把玻璃窗子震得格格响哩。

“那麼，為什麼離了輔導員我們哪兒也不能去……瞧，”我向那個角落努努嘴，压低聲音說，“人家動物小組在笑話我們……”

“噯，誰要不去呀？”林樹倒反過來問我。他是我們學校里很出名的“小地質學家”——同學們常常不曉得從哪里找來一些石子，都跑去向他請教。

“我可沒說不去。”

“我只不過建議……”

“我也不反對呀……”

大伙都這樣說，我不由得格格笑出聲來。於是，我們六個人，就像發生了什麼有趣的事，一道大聲笑起來了。

在清澈的小河旁邊

天空才麻麻亮，連鳥兒也剛剛醒呢，我們就出發了。



在路上，遇上了送報紙的王大叔，他笑嘻嘻地說：“好神氣的勘探隊啊！”

這話倒不假。我們全帶着背包，雖然有些只是用旧布拼湊着縫起來的。背包里裝着干糧。全小組甚至还有一枚放大鏡，一柄小錘子，兩把小刀，一條繩子，一個羅盤，一本野外日記本，一本“礦物鑑定手冊”，一塊粗糙的、沒有上釉的瓷片（干什么用呢，回頭你就曉得了），兩個軍用水壺。大家把這些東西分開來帶着。我們連走路也像真正的勘探隊那樣，六個人走成一條綫，就仿佛不是六個人在走路，而是一頭十二條腿的動物在走路似的。

誰要是沒在初夏的早晨穿過稀疏的樹林子，誰就領略不到很難說出來的那麼一種滋味！……剛出了城，我們就走進一個小樹林。四面八方，全長滿了筆挺的、整整齐齐的小松樹。淺灰色的天空被松樹的枝丫分割得很破碎。虽

然已經是初夏了，可是森林中的早晨还是很冷的。樹根下的青草已經長得很高了，珍珠似的露水在草葉上滾來滾去，玫瑰色的、嬌小的野花也已經調皮地開放了。不知從哪兒透過來吱吱喳喳的喜鵲喧鬧的聲音。也聽到了啄木鳥的單調的啄木聲。潮濕的空氣有點發甜，難怪有那末多的小甲蟲在嗡嗡地飛着哩。

我們高興得唱起歌來了。

我們是未來的勘探隊員，

我們有遠大的理想，

要打開祖國的寶山呀，

要開發地下的富源……

這是地質小組的“組歌”，我們的“歌唱家”——孟秀昆編的。有一次，在初二班際歌唱比賽中，她唱這首歌還得了第一名。只要提起這回事情，我們就覺得心里樂呼呼的。

一面唱一面走。不大一會兒，我們覺得熱起來了。

忽然，背後同學們的歌声停頓了。我扭過頭去，看見陸明和小胖子李文興在爭一個什麼東西。

“是我的！”

“到底是誰先看見它哩？”

“我先逮住，你才跑來的！……”

原來小胖子手上拿着一只螳螂。我從來不曾見過那樣大的螳螂！怕要比一根鋼筆還長一些吧，渾身綠滋滋的，大

鋸子还在一动一动的。

我忙跑过去說：“唉呀，你們真是……放了它！”

小胖子还在嘟嘟囔囔地說：“我可是准备帶回去送給动物小組的。”

“你不知道螳螂是益虫嗎？”我一把夺过来，大鋸子却被扯断了。

“不要緊，它会再長出一个來的。”一直不吱声的王若明說。他的圓臉孔上挂着的小眼鏡在可笑地抖动着。

这一來，大家歌也不唱了。只听见脚步踏在枯樹枝上的喀擦喀擦声。

走出林子了。迎面是一片略微有些起伏的草地。太陽已經在地平綫上微微露了点头。它可真懶，这时候还不大乐意起床，可是它的紅紅的額角把天上的薄云都映成了淺淺的玫瑰色哩。微風吹着，像是有一只看不見的大手，輕輕撫摸着草原。只有挺驕傲的几株大樹却一动也不动地兀立在草原中央。

“穿过草地再休息吧？”我問大家。还特別瞪了小胖子一眼。

“这还用說！”大家夾七夾八地說开了。

陸明說：“紅軍長征經過的草地比这难走多哩。”

小胖子可嘮叨起來了：“紅軍是紅軍，我們是學生。”

“咳，累啦？……”陸明挖苦他，“你还說將來当勘探隊員

呢。”

我們都笑起來了。簡直不由你不笑！胖子想當勘探隊員是真話，可是，憑他那麼胖呀，正好像小眼鏡說的，“希望不大”。他正一天到晚練長跑呢，連肥豬肉也不敢吃了。

一條小河陡的出現在眼前了。多美的一條小河呀，又清澈，又淺，簡直可以把河底的小石子一顆一顆地數清楚。河水輕快地流着，唱着悅耳的歌。

大家一窩蜂似的摘下背包，趴到河邊上，把手伸到冷水里去。

水還很冷，泡得手都發麻，可是誰也不願意第一個把手拿出來。輔導員說，當勘探隊員要有堅強的意志和健康的身体。她自己也不過是一個小姑娘呢，天天早起就爬山，刮風下雨也照樣爬。他們地質學院的學生全都是這個樣的。

忽然間，王若明叫喚起來：“唉呀！”原來他的眼鏡不小心掉到水里去了。大伙全體出動，叫呀嚷呀，忙亂了好一會兒，才把眼鏡撈起來。陸明還同時撈起一塊黑色的石頭。

“這是煤嗎？”孟秀昆問。

“嗯，”小眼鏡湊過去看看，神氣地點點頭。他的兩支袖子和前襟還是濕的。

“可是，為什麼有這些花紋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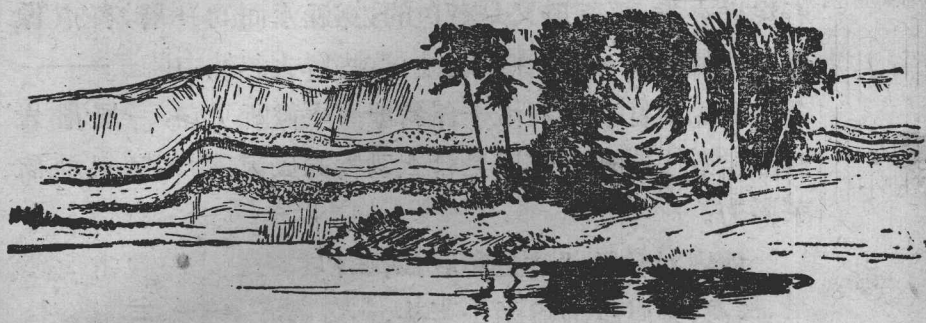
我也湊過去看了看，這完全不是什麼花紋，而是葉子



的痕迹。長圓形的，五瓣叶子像五根手指头那样張开，仿佛人工雕刻出來的。

这位好手藝的匠人是誰呢？——我在想着。草原，小河，春天，太陽……都不見了。我的腦子里攤开了这么一幅圖画來：

……是好多年好多年以前的事了。在一个濃密的森林里，樹木高大得出奇，枝丫却不很多，只在頂上才像罗傘一样伸展开細長的、魚鱗一样的叶子……陽光灼灼逼人，空气又热又潮湿，地下全是沼澤，野草長得像劍一样。森林里行走着巨大的蜥蜴，天空中飛翔着各式各样的昆虫——有的蝴蝶比今天的老鷹还要大！那时候沒有人，甚至連人的祖先——猴子也沒有……地球在生長着，变化着，默默地削平这一座山，填掉那一片海洋，要不然就裂开一道深深的縫……高大的植物死了，腐爛了，曾經煊赫一时的大樹也变成了爛泥（現在人們把它叫作泥炭）……以后，廣大的沼澤变成干燥的高原了。而泥炭呢，压在地下，正像老人們常說的：“打入十八層地獄”——上面是厚厚的地層的重压，下面是地球火热的內心的烘烤……稀松的泥炭变得致密了，結实了，烏黑烏黑的，閃着亮光……几千万、几万万年过去了，煤層安靜地躺在地下，像是在酣睡……然而，它不是絕對寧靜的，地下的泉水老在它的孔隙中潑喇喇地穿过，帶走了它的碎片。在山谷里，在小河旁，在平原上，在茂密的草叢中，



你可以找到烏黑烏黑的、閃着亮光的煤——人們管它叫黑色的太陽。

是的，黑色的太陽！人們把煤挖出來，放在爐子中使它燃燒，煤不是使出几万万年前太陽給它的力气來推動蒸汽机、發出電力、熔煉鋼鐵……嗎？煤給人以溫熱、光明和力量……在化學工廠中，煤還能夠製成染料、香水、膠木、炸藥、甚至藥品！

這就是那塊煤——它還保留着葉子的痕迹呢！……可是，它是從什麼地方沖來的呢？

沉思教人家打斷了。孟秀昆拉着我的胳膊，一個勁兒地讓我看：

“你瞧，這河岸多有意思……”

對面的河岸整齊地像一堵牆一樣立在那兒，簡直教人懷疑它是不是人工砌起來的。它的一層層岩石都看得很清楚：最上面是黃色的泥土，第二層是灰白色的，大概是

石灰岩之类；再下層又是黃色的；靠近水面的一層，有点像煤，黑黝黝的。只是在不远处，这些層次忽然中断了——一条長長的褐紅色的石渣子斜斜地攔腰截断了它，一層層岩石都錯开了。仿佛岩層是什么动物的皮膚，教人狠狠地砍了一刀。

林樹对我說：“这是断層，对嗎？”

我只是默默地点了一下头。

断層，这是地殼重大变动的創伤。从地球深处湧出的强大的力量，挤压着地層，教它挫断，簡直像我們折断一根粉筆那样干脆，那样輕易。地球上的岩層該有多少这样的創伤啊！……

“为什么这兒岩層的層次这么清楚呢？”孟秀昆也不知道在問誰。

小眼鏡裝出一板正經的样子說：

“大概是一个什么巨人給它一層層鋪上去的吧。”

笑声又在寂靜的野地里漫开了。真的，有过这么一个巨人，它挖掘了河床，堆起了山崗，把礦產埋在地下，在原野上种上森林……这个巨人的名字叫作自然界。

自然界，自然界！在你怀抱里是多么温暖，多么新鮮，多么令人激动啊！我們还不过是戴着紅領巾的孩子呢，然而，我們要勇敢地举起手，輕輕扣你的大門……

老大爺和他的話

橫跨過小河的一道便橋塌了。河中心支持便橋的木架子大概被什麼東西猛烈地撞了一下，斷了；橋的一頭斜斜地伸到水里，另一頭卻教水漂得蕩來蕩去，只靠一根繩子系住，沒讓水沖跑。恐怕這是小河開凍的時候浮冰干的好事。

怎辦呢？我用疑問的眼光看着大伙。大伙也用疑問的眼光看我。

陸明提議，涉水過去。他還沒說完呢，小胖子就嚷起來了：

“你試試看，河當中深到胸口上呢，不把你冷僵才怪！”

“我想，我們扛一些大樹來把橋接起來……怎樣？”小眼鏡皺着眉頭說，這樣看起來更像“小老头”了。

“大樹在哪兒呢？”

“喏，我們剛才不是走過……”

大伙都“噓”了一聲。真噓扯，那麼老遠，扛來天就黑了。

林樹一句話也不說，搖搖擺擺地就踏上斷了的橋。可是忽然，背後响起了一個粗啞的老頭子的聲音：

“小鬼頭，想喝水嗎？”

原來不曉得什麼時候走來了——位騎在驢子上的老大